

们任重道远

# 筑物,让历史可以读取

只有打开视界 保护的思维才能真正树立

改革开放的春风进一步助推革故鼎新。新的观念、新的研究方法、新的保护技术和手段,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都让中国进一步打开视界。“事实证明,提高人的意识是关键,只有打开视界,以开放心态学习先进和现代文明,思想认识达到一定高度时,保护的思维才能真正树立和转变。”阮仪三如是坚持。

他认为,保护古城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原住民留着,把那里传统的生活方式留下来。这正应了那一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阮仪三的“江南六镇”之所以能够保护下来,与其自筹资金,把当地的头头脑脑带到欧洲转了一圈不无关联。虽然,他付出了许多金钱上的代价,但他庆幸,这些人的脑筋终于变通开窍了。他们自己也感到庆幸了,差一点就要糊涂到把自家的宝贝亲手毁掉,这悬崖勒马来得太及时。回来之后,大家的口号悄然变成了“保护古镇,建设新区”。

乍一看,“江南六镇”都是小桥流水人家,但阮仪三说,那是你没认真看,此小桥非那小桥,此流水也非那流水。比如,乌镇都是水阁房,就像唐诗里

讲的,“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周庄则多是水巷,叫水弄堂,“家家踏级齐入水,户户门前泊舟航”;西塘又不一样了,“满镇紫廊倚满墙”,整个镇子全部是用廊子连起来的……

而今,那些古镇那时的镇长虽早已退位,但阮仪三的帮助也让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样的恩情,自不敢忘,每年,这些人总还是坚持上门为阮老拜年。

阮仪三最是欣慰的是,这些比较出名的保护实践,最积极的作用在于国家后来出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法律法规,这就为更多的城市留存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科学观念。

此后,由于同济人多年来在城市遗产保护上的重要作用,在建设部规划司和国家文物局的建议下,同济大学设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先后完成了50余个著名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像河北山海关城和湖南凤凰城,都是由于中心的规划和协力保护而成为我国第100名和101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至于自己生活、工作的上海,城市里也留有丰富和珍贵的历史遗产。1990年代起,阮

仪三陆续做过外滩、南京路及老城隍庙地段等保护和规划。前两个按照阮老的方案执行了,城隍庙的则没有。如今,每每漫步于外滩,总让阮仪三心生赞叹:那是一种新与旧交相辉映的美。

“一边是上海总会、汇丰银行、上海海关、友邦公司、和平饭店(沙逊大厦)……这些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一边则是黄浦江对岸新式建筑的崛起。”阮仪三说,外滩是上海也是我国近代外来建筑形式最集中的地方,因此,外滩规划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留存完整的历史风貌。

“我们把这25幢大厦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是不能随意变动的建筑。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建筑,上海的专家还给每个房子认真做了鉴定,并给每个房子设计了修整方案,如今看来,上海的外滩是全国保护得最好的历史文化建筑之一。”阮仪三说,当时,有很多房地产商想要进来建高楼,我们坚持,外滩的历史建筑群不能插入新建筑,上海外滩的空间轮廓线不能被破坏。“他们请我给房地产商做建筑讲座,说完人家问‘那你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来?’我说‘老外滩不欢迎你们来’。”



## 请大家一起来保护城市遗产 振兴中华文化

城市遗产是具有独特风貌特征的城市肌理和空间。对上海提篮桥犹太人保护区,阮仪三也有着不一般的情感,他甚至认为,这应该是所有上海人的骄傲。

2002年的时候,这个地块上的建筑考虑成片拆迁,听闻后,经过细致调研,阮仪三当即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建立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重要性。“我在2002年11月写信,很快,到2003年1月1日,上海提篮桥犹太人保护区被列为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区。”这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保护区,也是面积最小的一块,就是这么被保了下来。

在二战的漫天烽火中,一波又一波的排犹浪潮中,犹太民族仿佛惊弓之鸟,四处寻找能提供他们暂避风雨的港湾。唯有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座叫上海的城市向他们张开了自己的臂膀,接纳了数万犹太难民,其中的绝大部分后来在一个叫提篮桥的地方度过了一段充满艰辛而又不乏温情的岁月。那里,犹如漫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的心灵。

“来上海避难的3万多犹太难民中,没有一人是非自然死亡。从历史上看,当时的上海是除以色列本土外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阮仪三说道。

后来,以色列驻沪总领事

Lan Maor对阮仪三说:“我们所有的犹太人纪念地,都是反映犹太人遭受的压迫、杀戮和悲惨命运,而唯独这里,反映的是和平与友谊。”这句话温暖阮仪三的心田许久。再后来,阮仪三当顾问的一本书《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要出版了,他请这位总领事写序。在总领事的建议下,书名改为了更点睛的《提篮桥——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而今,犹太人的后裔时常会来此边寻访边回忆,一路指点着老房子,回望当年的点点滴滴,这也使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保护城市遗产的重要意义。“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很自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游览,你不妨亮出身份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上海人,他们肯定对你非常友好。”阮仪三笑言。

“所以,乡愁乡愁,没有‘乡’哪来的‘愁’。要留住乡愁,留住这些历史建筑物,不光是留住高楼大厦,留住那些皇宫别墅,而是要留住我们自己真正的房屋和记忆,让历史可以读取。”在阮仪三看来,建筑物就是历史的重要记忆,而这些历史的记忆又跟生活密切相关。正是它留存了这些历史的记忆,才使我们有了乡愁,保住了文化。

无论当下还是未来,保护古城古镇古建筑方面,还应有一些

基本的遵循。阮仪三说,要多懂一点历史,少造一点假古董。不提倡“返老还童”而是要延年益寿,不能违背“原真性”的原则。同时,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其环境一同存在的,保护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环境、建筑与人、建筑与历史,都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保护一栋房子,还要保护其周围的整体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风貌。

“我这一生保了很多古城,有的是成了,有的是败了。”阮仪三这样感叹。著名作家冯骥才评价说:“那么多历史遗存今日犹在,是他直接奋斗的结果;那么多历史遗存不幸消匿,也曾留下他竭力相争的痕迹。”

“保护我们共同的城市文化遗产,就是维护我们的中华文化。请大家一起来保护城市遗产,振兴中华文化。我们的责任不轻。”阮仪三说,在欧美各国,城市遗产保护是政府主管的事,同时也是全民的事业,民众的力量占了很大的份额,希望民众的力量也能焕发自觉,尽可能地留住一些过去的风貌、样式、遗址,留住我们城市文化的根,它们的存在就是在新时代创造新建设的拥有传统文化的温床和土壤,要保护,还要传承,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